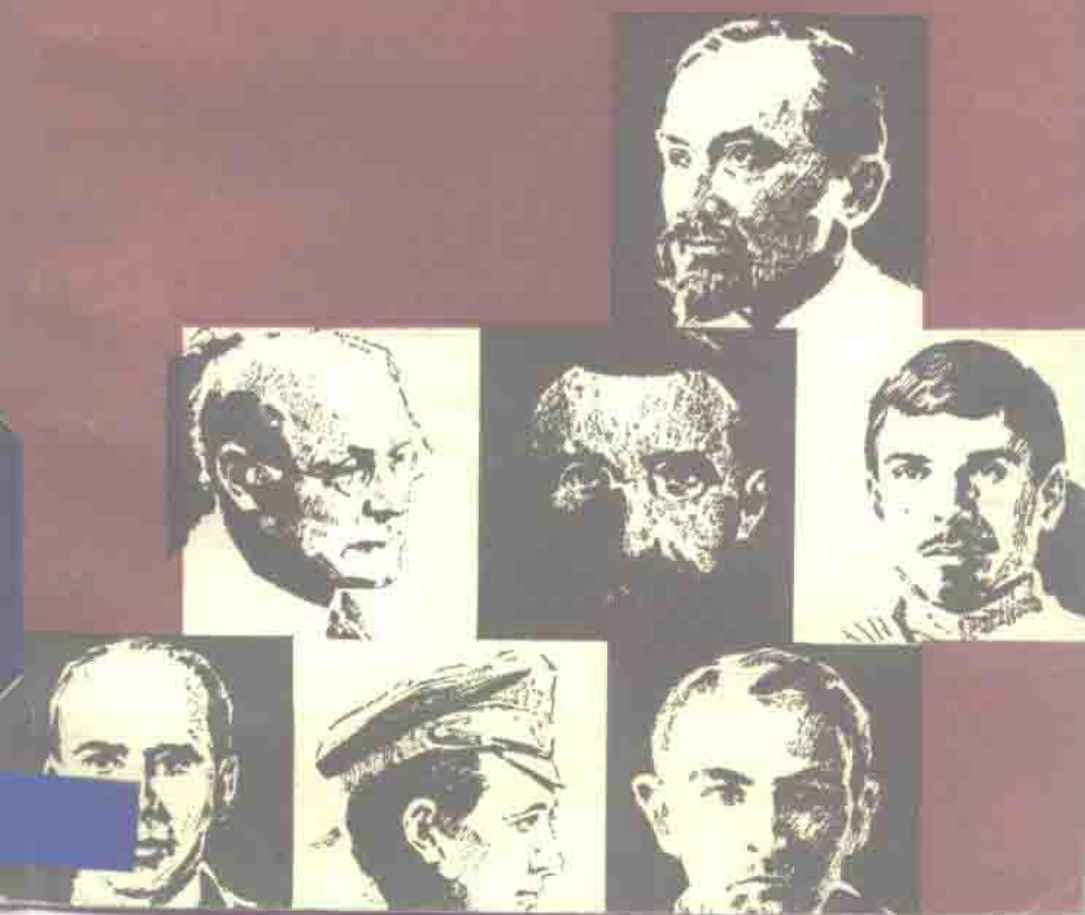


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

〔苏〕尼古拉·茹可夫斯基著



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

〔苏〕尼·茹可夫斯基 著

张咏荃 刘承海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Н. Жуковский
ДИПЛОМАТЫ НОВОГО МИРА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82.

根据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1982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赵慧如
封面设计：段来和
王惟震

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

〔苏〕尼·茹可夫斯基 著

张咏荃 刘承海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13.5 插页：2 字数：391,000

1984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

书号：17003·1036 定价：1.40元

出版说明

自从苏维埃俄国建立的第一天起，各国之间交往的历史便打开了崭新的一页。这是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外交，这是被剥削者对剥削者的外交，这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外交。这里不仅有激烈的舌战，而且有枪声和镣铐声，有流血和牺牲。苏联作家尼·茹可夫斯基所著《苏联早期外交家的故事》一书就介绍了这些斗争的主角——列宁时期的杰出外交家们。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本书介绍了6位外交家的生平业绩。他们是：驻瑞典、意大利等国全权代表沃罗夫斯基；驻波斯全权代表科洛米采夫；驻澳大利亚总领事西蒙诺夫；驻英、法国全权代表克拉辛；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秘书长马尔金。全书着重描述了他们的革命经历和外交生涯，较详细地介绍了著名的热那亚会议和洛桑会议上的外交斗争。

书中多次提到苏联著名外交家、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为使读者对契切林有个较全面的了解，我们特将苏联作家伊·戈罗霍夫等所著《红色外交家格·瓦·契切林》一书节译附后，译者康馥庭、王海燕。这一节介绍了契切林受到多种严格教育的童年，在国外遭到监禁的青年时期，紧张的外交工作以及与音乐为伴的多病的晚年。

本书以详实的材料、生动简洁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苏联建国初期无产阶级革命外交工作的艰辛和尖锐复杂的斗争。读罢全书，令人不禁潸然泪下；对比今昔，感慨颇多。

目 录

- 1 作者的话
- 4 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
- 38 第一位全权代表
- 164 驻波斯特命外交代表团
- 196 在远离祖国的地方
- 223 伊里奇的一员干将
- 284 一个以河名作姓的人

- 345 附 录：
红色外交家格·瓦·契切林
- 427 译者的话

作者的话

这是一本介绍新世界几位外交家的真实的特写集；他们有幸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建立崭新关系首先开辟道路。

众所周知，从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最初年代起，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便始终执行和平、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这项政策是全权代表们全部工作的牢固基础。

列宁十分关注国家机关的工作，对外交人民委员部从参加过革命运动的工人、农民、战士、水兵和知识分子当中选拔外交干部也给予了巨大的帮助。经他推荐，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沃罗夫斯基第一个被任命为全权代表。1917年11月19日任命沃罗夫斯基的这一天，在俄语中便出现了一个新词“波尔普列德”（полпред）。这是经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而后又是苏联法令批准的最高外交官级“全权代表”的简称，它同“大使”一词一样，被收入世界其他民族的语言中。

党和政府根据列宁的荐举或者经过同他商议派契切林、克拉辛、马尔金、卡拉汉、别尔津、沙乌米扬、科洛米采夫、西蒙诺夫、克尔任采夫等去做外交工作。列宁从自己同他们一起做党的工作当中，或者从他们所从事的革命、学术和文学活动中了解了这些人，列宁知道，他们虽然社会出身、民族和年龄各不相同，但全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都走过了一条同沙皇制度做艰苦斗争的道路，遭受过警察的迫害，坐过牢，服

过苦役。

为给本书搜集材料，我翻阅过档案材料，走遍了革命者即未来的全权代表们曾经流放过的村镇，寻访了他们的亲朋故旧，订正了日期和地址。我满载着新发现的文献、信件、照片、笔记等幸福而归。

亚历山大·奥西波维奇·科洛米采夫、尤里·伊万诺维奇·科洛米采夫和娜达利亚·普拉托诺芙娜·克尔任采娃给我的帮助尤其大；他们从家庭珍藏中为我提供材料并做了许多善意的指正，对此我谨致以深忱的谢意。

在研究了1917年至1927年苏联对外政策的文献之后，我选择了马尔金，他的名字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外交机构的最初活动紧密相联；我选择了沃罗夫斯基，他是新俄国在国外的第一位代表；我还选择了科洛米采夫、克拉辛、西蒙诺夫、克尔任采夫，他们在不同的国家里曾经当之无愧地代表过我们的祖国。做这样的选择当然并非偶然。我首先想告诉读者的是苏维埃外交工作的形成，以及新俄国同外国发展关系的情况。尽人皆知，当时，在解决欧洲的国际问题当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考虑到这种情况，俄罗斯联邦共和国采取了首先同这些国家建立关系的方针，把忠诚的、学识渊博的、能够捍卫我国利益的人派到那里去。苏维埃政府同这些国家先建立了商务关系，继而建立了经济和政治关系，从而巩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阵地。

在建立和发展这种关系当中也有全权代表们的巨大功绩。他们按照政府的指示，努力不断地发展友好关系，深入研究驻在国的动态。全权代表们在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的同时，坚决反对敌对活动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推行的秘密外交政策。

由于列宁的直接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在极为困难的最初年代里取得了辉煌成就。武装干涉和经济封锁的计划被打破了，我国提出的和平建议赢得了各国人民的同情。

尼·茹可夫斯基

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

1917年11月，在彼得堡正是冰天雪地的日子。由于必须节约用电，许多国家机关的办公楼都不供暖，也不供电。外交部大楼（那是蒙弗朗^①的杰作）张着黑洞洞的窗户望着世界，仿佛空无一人，显得毫无生气。在大楼门前，人们习惯于看到的那番车水马龙的景象不见了。外交部大部分旧官员公开抵制新政权的命令，拒不上班。但是，就在这里，在旧外交部的大楼里，新生活也开始行使自己的权利。党和政府采取措施更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把有名望的革命者派去做外交工作。其中，首先被派去的便是沃罗夫斯基、契切林、科洛米采夫、克拉辛、卡拉汉、西蒙诺夫等，在这些被派到外交人民委员部去工作的人们当中还有尼古拉·戈里高里耶维奇·马尔金。

他是波罗的海舰队的水兵，参加过攻占冬宫的战斗；1893年5月8日^②，他生在平札省戈罗季谢县俄罗斯塞罗米扬斯村的一个穷苦工人家庭里。

他的父亲戈里高里·安德烈耶维奇在离他们村约20俄里^③的彼得洛夫兄弟毛呢厂做钳工，是个耿直诚恳的人。工

① 奥古斯特·奥古斯托维奇·蒙弗朗(1786—1858年)：建筑师，原籍法国。从1816年到逝世在俄国工作。——译者

② 1918年2月1日以前的日期均为旧历。——原注

③ 1俄里约合1.06公里。——译者

人们尊重他、信任他。他曾经代表工人们向厂主提出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

母亲叶夫多基娅·米哈伊洛夫娜，在家料理家务，带孩子。

马尔金家有五个孩子：两个女儿，三个儿子。孩子们从小便出去挣钱。先是维克多，后来伊万也到父亲工作的厂子里去干活了。阿加菲娅、安娜和尼古拉给地主科洛柯利采夫干活儿，他的庄园坐落在艾洼河两岸。尼古拉从开春一直到秋天都不离开地主庄院，他放马，剥树的内皮，用桦树内皮编筐篮。他勤劳，有股子倔犟劲儿，性格很象父亲。

1903年9月，马尔金家里头一次来了宪兵。他们在搜查中没找到“任何可受指摘的东西”，便威胁戈里高里·安德烈耶维奇说，如果他不讲出大儿子维克多的去向，便逮捕他；维克多被怀疑放火烧毁了地主的粮仓。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得到。1905年，戈里高里·安德烈耶维奇因参加筹划罢工被厂方解雇。失掉工作以后，他便携全家到伏尔加河去，到萨拉托夫去了。这条伟大的俄罗斯之河养育了千百万人，它的宽广无垠，还有那似乎是自由自在的生活吸引着戈里高里。然而未能如愿以偿。那时，大解雇的浪潮席卷了萨拉托夫的工厂。戈里高里·安德烈耶维奇没有找到对口的工作。

从维克多那里终于传来了喜讯，他迁到了符拉迪高加索，让父母也到那里去。戈里高里·安德烈耶维奇毫不犹豫地携妻儿登程远行了。

符拉迪高加索位于伊利山脚的平原上，捷列克河两岸。远远便可望见教堂的金色圆顶和清真寺的高塔。在大街上，居民们——沃舍梯人、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切禅人、印古什人——的民族服装五光十色，色彩斑驳。

戈里高里·安德烈耶维奇进了铁路机务段，一到段里他便同具有革命倾向的工人接近起来。他开始参加秘密集会，散发地下宣传品。尼古拉是知道这些情况的。他在文具店里当上了“小伙计”，帮助父亲和哥哥在文具店的仓库里藏传单。

外高加索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伯爵在给沙皇的奏本中谈到高加索的政治事件：纵火焚烧领地，杀害宪兵军官，手执红旗高唱《马赛曲》举行示威游行，散发号召武装起义的传单。奏本中特别提到，1905年10月19日晨，在符拉迪高加索“聚众之实科中学学生，手执小旗，上书革命标语口号，同爱国的游行队列相遇。学生朝游行者的连开数枪；维持秩序之卫兵遭到枪击，便朝天开枪。对垒双方，一片混战，结果以17人负伤，4人死亡告终……”骚动也波及到军队。总督禀奏沙皇，对萨木尔第八十三步兵团暴动一案的侦讯结果是，将233人交军事法庭审判，其中5人被处决，7人被判处服苦役。

戈里高里·安德烈耶维奇和尼古拉也参加了符拉迪高加索工人1906年10月举行的示威游行。当示威群众来到亚历山大大街时，哥萨克便猛扑过来。殴打开始了。他们大喊大叫，吹着口哨冲进示威群众的队伍，马鞭呼啸作响，后来还动用了马刀。鲜血把大街染成一片殷红。当尼古拉看见父亲手擎旗帜，倒在街上的时候，他的面色一下子变得惨白，瞬间，他默然呆立，好象僵住了似的，然后便双手抱头，大哭起来。

全家失去了顶梁柱，重又回到马利因大街的老房子。在那里，他们借了个小房间，屋子的两扇小窗朝院里开。

岁月流年。在1909和1910年间，尼古拉做过工，在礼拜天学校^①学习过，还参加过叶夫根尼·瓦赫坦戈夫组织的戏剧小组的活动。

维克多 1903 年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作为一个政治上有嫌疑的人，他始终处在警察的秘密监视之下。他慢慢地把自己的小弟弟也吸收进来参加地下工作。

警察的袭击和搜捕从未停止过，城里的暗探比比皆是。维克多也发现自己被跟踪。在秘密集会上，他把这个情况告诉给当时领导符拉迪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基洛夫了解城里的情况，建议他暂时隐蔽起来。维克多当天便动身去巴库了。

有一天晚上，叶夫多基娅·米哈依洛芙娜一个人在家，来了一位客人。这是一个肩膀宽阔、面色黝黑的人，她不认识。

“您好，”他亲切地微笑着说道，“我叫柯斯特利可夫·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以前认识您的丈夫，现在认识您的儿子维克多。我就在这里工作，在《捷列克》报的编辑部工作。我来看看您，了解一下需要什么，还想看看尼古拉。”

“他不在，他在集市上东家的店铺里干活儿。”

“唔，在集市上更好。叶夫多基娅·米哈依洛芙娜，再见。”

集市是和同志们会面的好地方。在穿着五颜六色、口操不同语言的欢乐人群中，无论什么暗探都很容易甩掉。

基洛夫不慌不忙地从一个柜台走到另一个柜台，然后来到一个挂着“古班诺夫·T·A文具店”招牌的小商亭。

柜台前簇拥着一群孩子，柜台上方，微微晃动着几盏花花绿绿的纸灯。

“别吵，别吵，”一个身穿白色斜领衬衫的年轻伙计对孩子们说。

① 每逢星期天上学的学校。——译者

这便是尼古拉·马尔金。

“你好，柯利亚。我是谢尔盖·米罗诺维奇。我刚去过你们家，没碰上你。你慢慢儿地给我挑几个本子，听我说。你哥哥问你好。他一切都好，还在干活儿。瞧，还给你们寄钱来了呢。如果有人打听他，你就说：他到里海去了，挣钱去了。城里正在搜查。小心点儿。”

尼古拉点点头，一声没吭。

当最后几辆装着货物的大车从集市回到城里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尼古拉刚一进门，便看到母亲老泪纵横，两个警察坐在桌子旁。警察翻遍了家里所有的东西，找到了两张社会民主工党号召工人同厂主斗争的传单。他们向尼古拉出示了有警察局长签署的逮捕令，把他带走了。

审讯时，尼古拉不承认自己犯有散发传单的过失。警察毒打他，用坐牢、服苦役威胁他，还用饥饿折磨他。宪兵局大尉问他是谁给他传单的，他回答说，是在捷列克河边拾到的，本来想拿到学校去，可是因为要赶集，没来得及。

“你说，本来想拿到学校去，可是为什么不送到警察局来？”

“这个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么，你知道不知道传单是违禁品？”

“大人，我不知道。”

“是谁把传单扔到总督阁下官邸的菜园的？”

“不知道，大人。”

“你哥哥维克多到哪儿去了？”

“他说要到里海去。现在他在哪儿，我不知道。他没写信来。”

法庭认为马尔金犯有藏匿和散发秘密宣传品的过失，判

他受监禁一年。对于一个在地下工作中刚刚起步的年轻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严酷的考验。在监狱中，他认识了一些十分令人感兴趣的人，还结识了职业革命者；他们在他心中激发起学习和思考人民为什么生活艰难困苦的愿望。出狱后，尼古拉“埋头苦读一切能够找到的论述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书籍”。

俄国的革命者总是一出牢房，便立刻受到警察局公开或秘密的监视。尼古拉为避开跟踪，动身到顿河罗斯托夫去了。他在一家工厂当上了钳工和电工。他同当地党的委员会接上关系后，两次到塔干罗格和斯塔夫罗波尔送秘密宣传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刚好在罗斯托夫。按规定，新兵必须到自己出生地的征兵处报到。于是，尼古拉便动身返乡了。

又回到了故里。熟悉的街道，学校，还有钟楼高高的教堂，艾洼河。

乡管理所设在一栋绿屋顶的房子里。房前挤着一群人：父母、妻子正在送新兵入伍。尼古拉没有人送：在本村，马尔金一家已经没有人了。大约12点，乡文书结束点名，命令全体新兵带好东西上马车。到戈罗季谢去的路，尼古拉是很熟悉的。马尔金在马车上颠簸着，心中想，会不会让他到舰队去。他从幼年便向往上军舰。他健壮，有文化，是电工，还懂得钳工活。的确，坐过牢……

马尔金·尼古拉，1893年生人，东正教徒，上过学，身高2俄尺^①又6俄寸^②，体重4普特^③又19俄磅^④，于1914

① 1俄尺=0.71米。——译者

② 1俄寸=4.4厘米。——译者

③ 1普特=16.38公斤。——译者

④ 1俄磅=409.51克。——译者

年10月23日被分配到波罗的海舰队当水兵。他得到必须刮掉胡子的命令后，便对上尉说：

“大人，请允许我这个编入舰队的列兵到彼得堡再执行您的命令吧。我领了军装，照一张像，然后就刮掉胡子，真的！”

上尉不出声地笑了笑。

马尔金被分配到第一舰艇服役。他和共事的伙伴们总是心平气和，很有分寸，不骂人，不酗酒，不吸烟。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读斯坦纽科维奇^①、库普林、史蒂文森、格林写的书，对他们的主人公赞叹不已。

1915年4月27日，已经是二等水兵的马尔金被编入喀琅施塔得的水雷训练队。这时，他同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更加牢固、更加密切了。工作愈来愈困难。对水兵们的监视从未中断过。但是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所做的工作已经逐渐显出成果。

波罗的海舰队的骚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使政府感到极为不安。大臣们、国务委员会委员们和警察总局的秘密公文特别能说明这一点。比如，内务大臣赫沃斯托夫1915年11月17日在给大臣会议主席戈列梅金的密函中说，舰队上的“激烈情绪”是由于俄国在前线受挫所致，是因为军事指挥人员中有叛卖行为，国家杜马被解散，有人散发左派宣传品，以及某些军官对待水兵毫无分寸。

大臣接着说，还应该把对下级人员的给养关心不够算作引起水兵对立情绪的原因。“俄罗斯”号巡洋舰上的水兵们要求改善伙食和人道待遇，然而“巡洋舰队司令海军少将库罗什却走到他们面前，手握着火枪要求交出肇事者，要求停止胡

^① 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斯坦纽科维奇(1843—1903年)：俄国作家。

——译者

闹，并且威胁说，否则将把他们统统枪毙……”

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骚动使沙皇政府尤其感到不安。

1916年1月，内务部次官别列茨基在给海军总参谋长的密信中说道，在喀琅施塔得舰队的下级指挥人员中，发现有人散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号召推翻现行国家制度的传单。

1916年3月27日，马尔金经过考试被派任军士衔电工。在讲课和演习时他常同水兵们接触，他努力把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讲给他们听，还讲前线的艰苦战斗，讲隐瞒前线真情的沙皇当局推行的卖国政策，还告诉他们，普通老百姓、工人和农民是不需要这场战争的。

“大人，您说说，什么叫怎么扫都扫不干净的‘奥吉安王的牛厩’？”有一次，一个水兵问道。

马尔金搔搔后脑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关于这些牛厩的故事，他倒是听说过，可是解释不清楚。

“弟兄们，这个咱们下次课再讲吧。该上舰了。”

晚上，马尔金到图书馆去了。

“娜杰日达·库兹明尼奇娜，我又找您来了，”他对一个年轻的妇女说。这位妇女有一双蓝眼睛，一条淡褐色的辫子盘在头上，象一顶华美的王冠。“我要读一点儿神话和传奇。”

“什么神话和传奇？希腊的，罗马的，还是斯拉夫的？”

“怎么对您说呢？想读关于奥吉安王牛厩的……”

娜杰日达·库兹明尼奇娜笑了笑，立刻隐没在摆着地球仪的黄色大书柜后面。当她走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

“给您这本古迹词典。您看看，这里面有关于神、英雄和魔鬼的神话。关于奥吉安王牛厩的事您在这本词典中也能找到。还可以看看米赫里松著的《精确的惯用语》。”

尼古拉读着带有精美插图的词典，一个崭新的世界在他面前展开。奥林普山上的诸神无尽无休地自相残杀，他对他们的残酷无情感到愤慨，而对英雄们的勇敢精神则赞叹不已。

在课堂上，马尔金讲解了防止舰只在海上碰撞的规则以及呼救信号之后，对水兵们说：

“上一次我没有回答瓦西里的问题。老实说，那次我不知道。我看了点儿书。希腊传说里讲，奥吉安王有一大群牛，并且以此驰名于四方。他的牛场有30年没有打扫过。有一次，赫拉克力士来找奥吉安王。他是位民间传说中的英雄，力大无穷。他看过牛场和牛厩之后，对奥吉安王说，如果能娶他的女儿为妻，并且得到牛群的十分之一作为陪嫁，就可以在一天之内把牛场和牛厩打扫干净。奥吉安不相信，便同意了。赫拉克力士截断了两条河，然后把水引到牛场。你们猜怎么样？汹涌澎湃的水流把所有的牛粪冲走了。奥吉安王惊讶得不得了，乐得不可开支，可是许下的赏赐却没给。‘奥吉安王的牛厩’这个成语应该从转义去理解，就是指事情搞得杂乱无章，房间弄得又脏又乱。就象我们领军需品的仓库一样……”

舰上，玷辱俄罗斯水兵荣誉和尊严的监视仍在继续。马尔金的舱房也曾两次遭到搜查。

俄国的革命事变不断高涨。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发动了大罢工。受尽战争重负、饥饿和沙皇当局恣肆专横折磨的工人、士兵、学生走上街头和广场，高呼口号：“打倒沙皇！”“共和国万岁！”“结束战争！”把政治要求提到首位的罢工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在转到起义群众方面的步兵连队和海军舰队里，士兵们和水兵们拒绝唱国歌《上帝，请保佑沙皇》。3月1日凌晨，喀琅施塔得揭竿而起了。水兵们攻占了武器库，逮捕了反动军官，释放了监狱中的政治犯。